

## 印度舞台上的莎士比亚戏剧 Shakespeare in India

[印度]Ravinder Kaul 许健 译

中央戏剧文学系 2007 亚洲戏剧论坛

—

对印度观众而言，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有些元素并不新鲜。莎剧中的一些惯用手法，如比喻、诗体台词、自由转换的时空、叙述性的歌舞队、大幅度的舞台手势、独白与旁白，都与古典梵剧的伟大遗产不谋而合。因此，印度舞台对莎士比亚的搬演常常忠实有力也就不足为奇了。莎剧的影响不光体现在演出风格上，并进一步反映在剧本创作上。许多剧作家在原创剧本中有意或无意地采用了莎士比亚的戏剧结构和人物形象。

与其它非西方国家相比，印度舞台上的莎士比亚也许更为错综复杂。通过考察莎剧演出如何在英语和土语之间，如何在精英版本和大众文化之间左右逢源，不失为理解这种复杂性的一个好办法。

从六十年代至今，在处于后殖民时期的现代印度，莎剧演出经常使用土语，并加入古典传统与民间艺术的元素。这些演出包括，Ibrahim Elkazi 排演的乌尔都语版《奥塞罗》（1968）、阿特帕多特语版《奥塞罗》（1958），B. V. Karanth 运用印度南部 Yakshagana 戏剧传统改编的 Barnam Vana（即《麦克白》，1979），A. Akshara 导演的埃纳德语的《麦克白》（1987）（其它同名版本不计其数）。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要属 Habib Tanvir 翻译和改编的《仲夏夜之梦》，它被译成了 Kamdeo Ka Apna, Vasant Ritu Ka Sapna（《爱神的，春梦》）。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1616 年 4 月，威廉·莎士比亚逝世。次年，东印度公司得到印度皇帝贾汗季（Jehangir）的通商授权，此举为日后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铺平了道路。英国人开始在加尔各答经商，莎剧也在此地被搬上了舞台。演出的资助者就是那些后来因为窃取了印度主权而闻名于世的“白种大人”。英国戏剧之所以能够在当

地站稳脚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本土传统戏剧的存在，如孟加拉的歌舞剧 Jatra。新兴中产阶级的出现和英语教育在孟加拉的普及也是莎剧在加尔各答成功立足的重要原因。

在第一位孟加拉总督沃伦·哈斯汀斯 (Warren Hastings, 1772-1785 在位) 执政期间，加尔各答剧院，或称“新剧场” (New Playhouse) 于 1775 年建成。以英国社团在这座剧场的演出为发源的演剧活动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从未间断过。当时报章杂志对于英国戏剧演出的记载，现在读来十分有趣。加尔各答剧院在 33 年后关闭了，但同时又有多家剧场开张。其中较著名的有布里斯托夫人的私家剧场、Chowrangi 剧场、Dum Dum 剧场、Baitaconah 剧场、Wheler Place 剧场以及庙宇剧场。在这之后，又陆续有更多、更为知名的剧场建成，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Sans Souci 剧场。在这家剧场 1848 年 8 月 17 日的一场演出中，一个名叫 Baishnav Charan Addy (有的资料中为 Aboo Bustom Churn Addy) 的演员饰演了奥赛罗一角。刊登在《加尔各答之星》报的一封来信形容这场演出说，“不涂油彩的黑奥塞罗初次登台……整个加尔各答沸腾了”。这个史无前例的巧合在另一张报纸上也有所记载。“因为莎士比亚，因为革新，因为殖民地，摩尔人和孟加拉人合而为一……Addy 扮演的奥赛罗不同于白人演员涂黑了脸装扮的摩尔人，他是‘真正的奥赛罗’。”（《孟加拉荷卡拉报》1848 年 8 月 19 日号）。加尔各答的各类戏剧与莎士比亚日益水乳交融，起初还是以白人演员演出为主，之后就有一些出身于孟加拉当地新兴中产阶级 (Bengali Bhadrak) 的演员加入其中。1814 到 1815 年，胡乱篡改剧名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研究者发现，在那两年加尔各答的戏剧演出中，《哈姆雷特》被改称做《委身于篡权者的女人》 (She Stoops to Conquer)，《麦克白》则被称作《沃米克伯爵》 (Earl of Warmick)。因为当时孟加拉没有自己的戏剧文学，当地的新富人阶层又急于讨好英国统治者，莎剧就成为了一个联系的纽带。1831 年，青年王公 Prasanna Kumar Tagore 在他位于加尔各答的花园别墅里修建了印度剧院 (Hindoo Theatre)，这是第一个孟加拉

本土人的剧院。不过，在这个剧院的首演之夜，舞台上演出的却是《尤里斯·凯撒》的选场和被翻译成了英文的梵剧。

帕西<sup>[①]</sup>戏剧的兴起可以追溯到 1853 年。最初，古吉拉特地区的戏剧基本都用帕西语写成，有时在正戏演完后还会演出一两出印度斯坦语的闹剧。英国戏剧也时常被搬演。但由于诸多困难，无论悲剧或是喜剧通常都不可能全本演出。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莎士比亚起初并不十分受欢迎，演出的也只是一些莎剧的选段。尽管如此，仍然无损于莎士比亚对帕西戏剧黄金时代的剧作家们的影响力。19 世纪著名的古吉拉特作家 Bahmanji Navrojji Kabra，在他的垂暮之年写出了取材于著名莎剧《奥赛罗》的 *Jebanejar ane Shirin on Othello*。同样地，Narayan Prasad Betab 的剧作 *Gorakhdhanda* (1909) 依据于莎士比亚的《错误的喜剧》。另一位著名的帕西剧作家 Mehdi Hasan Ahsan 也写了不少取材于莎剧的作品。他的 *Bhul Bhulaiyan* 取材于《错误的喜剧》，*Dilfarosh* 取材于《威尼斯商人》，*Khun-e-Nahak* 取材于《哈姆雷特》，*Bazm-e-Fani* 取材于《罗密欧与茱丽叶》。被著名演员 Sohrab Modi 奉为宗师的 Joseph David 也写出了 *Dhup Chhaon*, *Har Jit*, *Kali Nagin* 和 *Dukhtar Farosh* 等在主题上直接来源于莎剧的戏剧作品。然而，真正让帕西戏剧与莎士比亚发生直接关系的人还要算 Agha Hashr Kashmiri。他除了在作品中借用莎剧的主题之外，还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剧团，并将其命名为“印度莎士比亚剧团” (*Indian Shakespeare Theatrical Company*)。Agha Hashr 不仅将帕西戏剧发扬光大，也让莎士比亚成为了一个在南亚次大陆上家喻户晓的名字。

根据印度国家图书馆 1964 年在加尔各答所做的统计，被翻译和改编为印度方言的莎剧数目如下：孟加拉语，128 部；马拉地语，97 部；泰米尔语，83 部；印地语，70 部；埃纳德语，66 部；泰卢固语，62 部。据我所知，Ayyappa Panicker 和 Kavalam Narayana Panicker 已经将莎士比亚的 27 部剧本翻译成了马拉雅兰语。此外，

在 C. C. Mehta 编纂的两卷本《印度方言演出剧目志略》

(Bibliography of Stageable Plays in Indian Languages , 1963) 中还记录了一些不甚严谨, 有时甚至是生搬硬套的莎士比亚译本和改编本。此书的编者称, 用印度各种语言翻译或改编的莎士比亚戏剧有将近 2000 部之多。来自喀拉拉邦卡利卡特的学者 Purshottam Nedungadi (也是我的授业恩师) 曾经开玩笑说: “不要被莎士比亚吓住, 他跟咱们一样。他就是个来自北喀拉拉邦的伊斯兰教徒, 名叫 Sheikh Speare! ”

当鼎鼎大名的戏剧导演、新德里阿育王演艺中心艺术总监 Mushtaq Kak 想用印地语译本排演《维罗纳二绅士》时, 人人都来劝阻他。他的演员和朋友们都反对排演此剧, 因为这出戏是莎士比亚最差的作品之一。著名的戏剧导演 Rajinder Nath 称该剧逢演必败, 并告诉 Mushtaq 排演此剧将是一次毫无价值行动。然而, 这些反对之声非但没有让 Mushtaq 知难而退, 反倒更坚定了他排演这部作品的决心。批评的意见让 Mushtaq 对于剧本的改编多存了一分小心。他与改编作者通力合作, 最终写出了名为《德里-6》(Dilli-6) 的剧本。剧情发生在旧德里的商业中心卡里宝里市场 (Khar i Baoli), 此地商贾云集, 五方杂处, 是个印度内陆各种文化交流融汇的所在。该剧上演后成为了阿育王中心最卖座的保留剧目之一, 取得了十万多美元的票房收入。

戏剧常演, 故诗人长生。正如 Vijay Tendulkar 所言: “缺少了莎士比亚的生活是贫乏的。准备好了就到舞台上跟他见面吧。”

---

[①] 帕西 (parsi): 印度的少数民族, 祖先是公元 8-10 世纪时迁入印度西部古吉拉特地区的伊朗移民, 信奉拜火教, 多从事商业活动。